



國史纂論

若石印行

全



國史纂論

三之四

門リ伊4
號2429
卷

國史纂論卷之三

長門 山縣禎 編

光仁天皇寶龜三年皇后井上内親王皇太子他並有罪廢為庶人於是帝与群臣議立太子藤原百川請立帝長子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母賤宜立裨田親王衆議不決百川按劍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何須他議帝不答起入内百川厲声曰不承聖断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



之遂立山部親王為皇太子。桓武天皇是也
青山延干曰。按水鏡。初皇后淫恣。帝既老。惑溺
不悟。時山部親王素得時望。參議藤原百川常屬
意親王。欲以計傾后。併廢太子。會帝与后夾睹以
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帝甚慙。沮百川勸
帝遣山部親王侍后。后大寵之。既而帝悔恨。
后竊投毒宮井。又咒詛。帝百川推問得實。奏請
暫幽后於縫殿寮。使自思過。帝從之。百川乃矯
作宣命。會公卿於太政官。傳宣曰。廢皇后及皇太

子。帝大驚曰。欲使后悛心。何遽至如此。對曰。母
有罪而子驕。固宜廢黜。辭氣甚厲。帝不能奪。后
及太子遂廢。群臣奏請早定儲位。帝擇所立。百
川請立親王。帝以亂倫不許。百川曰。親王之侍
皇后。實陛下之所命也。豈其本心哉。固爭不已。立
殿前四十餘日。帝乃許之。至是遂立親王為儲
貳。水鏡所載如此。百川援立。光仁帝而。桓武
帝之立為儲貳。又賴其力。可謂忠於社稷者也。然
觀其所為。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

敢為之。況於忠亮之臣乎。蓋皇后之廢。以巫蠱則
太子之廢。亦必坐之。未必如故老之所傳。而裨官
小說。欲成其美。緣飾傳會。以至於此。耶。果如其說。
則百川。廼權變譎詐之尤甚者耳。何得為忠亮哉。
然當時正史。已諱而不書。而獨出於稗官野史之
說。則安能保其無謬哉。百世之下。遂使賢主蒙污。
忠臣受誣。可慨也夫。
永井定宗曰。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母。
貴賤。當是時。山部親王。齒長德勝。何以母賤廢之。

哉。宜矣。百川之固。爭也。百川不屈。志氣終能立。賢
以固皇位。如百川。可謂為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寶龜十一年三月。陸奧上治郡大領。伊治皆麻呂反。
殺按察使紀廣純。蝦夷大亂。以中納言藤原繼繩為
征東大使。大伴益立。紀古佐美。為副使。又以大伴真
綱為鎮守將軍。安陪家麻呂為鎮狄將軍。以討蝦夷。
秋九月。以藤原小黒麻呂為持節征東大使。十月。勅
征東使等。遲延既失。時宜將軍發兵。久經日月。所集
步騎數萬人。計已卒。殄狂賊。而今奏。今年不可征討。

夏稱草茂冬言禩之縱橫巧言遂成替留何月何日
誅賊復城云云天應元年六月勅征東使今將軍等
未斬一級先解軍士但見前後奏狀賊衆四千餘人
其所斬首級僅七十餘人則遺衆猶多何可獻凱早
請向京縱有旧例朕不取焉宜副使一人乘驛入京
先申軍中委曲云云秋八月小黑麻呂凱旋授正三
位詔責益立逗留不進之罪奪其從四位下
桓武天皇延曆八年三月以參議紀古佐美為征東
大將軍發坂東諸國步騎五萬餘會于多賀城分道

征蝦夷五月勅征東軍將見比來奏狀官軍不進猶
滯衣川四月六日奏稱三月二十八日官軍渡河置
營三處自爾以還經三十餘日未審緣何事故留連
不進夫兵貴拙速未聞巧遲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糧
朕之所怖宜具滯由及海軍消息附驛奏六月副將
軍廣成中軍別將池田真牧前軍別將安部墨繩等
度衣川擊賊賊設三覆偽敗而走官軍追至巢伏村
伏發前後受敵不能拒戰軍大亂擠墜于水士卒死
者千餘傷者二千餘古佐美真牧等僅以身免逃還

京師詔責古佐美逗留敗軍之罪解真牧墨繩等官
禎曰先是聖世女主臨朝相繼仁柔為政屢赦罪免租其愛
民則至矣然皆出於釋氏之慈事多姑息甬來相
承君臣滔瀆心於釋氏柔懦成風士氣不振是
以蠢爾蝦夷屢破畿邊疆朝廷遣大臣將數萬兵
以討之而不能直進搗賊巢穴逗留數日徒老師
費其糧或無功而還或多喪師徒為免身之計而重
損皇威其罪亦大矣而朝廷不能加之嚴戮以正其
罪其何以能厲士氣哉當是時雖海宇清寧稱盛

治之極然得無皇室衰弱之機亦胎乎此時哉
延曆二年勅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佞既禁私立
道場比來所司寬縱不曾糾察如經年代無地不寺
宜嚴加禁斷

巖垣松苗曰佛法東渡以來世創寺塔至前朝建
國分寺其弊極矣韓子所謂人其人廬其居者勢
既不易為也帝立此禁寔權宜良方也獨怪未
幾延曆七年僧最澄創寺於比叡山建根本中堂
安藥師像以稱濟世醫國其後子院衆多遂及三

千鴨水東北無地不寺民居僅夾堂塔之間而山
徒暴虐動起甲兵譬猶庸醫口稱仁術每損人命
遂至使後世天子有鴨水之漲與山僧之暴無奈之
何之歎嗚呼自佛法入我邦以降蠹國害政未有
如是甚者也惜哉當時處此良方徒置不用而使
病勢益劇後經七百餘歲平公信長一怒火攻之
天下大患始得癒矣治療之功却出於武將豈謂
之下策却法乎

延曆十三年遷都于山背葛野郡宇多邑前年遣大

納言藤原小黒麻呂在大辨紀古佐美等相宅至是
宮城成車駕遷都焉詔曰山背為國山河襟帶自然
作城宜改為山城子來之民謳歌之輩咸號新京曰
平安今宜從其號

史贊曰帝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
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眷慶據龍盤虎踞
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

延曆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召群臣議政事得失參議
藤原緒嗣言方今之患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紓

禎曰神武以來至桓武帝也。遷其居或至七世有屠遷焉上古
儉朴神武可輕遷也至中世以降模唐室制度則宮室之壯麗
城市之區畫規模漸以宏大矣一遷之胡累財其害大也况
屢遷乎盤庚之遷都以民苦蕩析離居不得已而遷之民尚
昏惑不欲遷可見遷都之不可容易也是以桓皇相地察形勢
以奠鼎于平安其地負陰面陽土潔水冽山河襟帶有所謂山
城之固皇居以安國民以安安自此以往不敢復遷意為万世
不遷之都其為子孫慮者大且遠矣非其擇地之宜有合天心
協人情者何以能然乎哉

延晉二十一年春遣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城于陸奧膽澤配東國浮浪
四千人戍之東首大墓公磐具公率眾五百來降田村麻呂以二酋歸
奏宜放還以招黨類朝議以虜性反覆無常較斬於河內賞田
村功授從三位遷近衛中將

賴襄曰國朝王化自西漸東陸奧之州壤地廣莫民夷雜居中古
割置出羽別署官司而其得力在於築多賀膽澤二城及城膽
澤配東國浮浪四千人戍之則最得計矣何者此城未始有之者也
則守之之兵亦未始有之也然既曰築城不可無兵以守之守之以
民丁民丁未必樂往樂往者浮浪而已浮浪之於民如未始有者
也以未始有之人守未始有之城國不必騷擾而民可以就業今雖
不詳其處置蓋招聚無食之民以填荒地勸之耕墾使各具糧
食苟然則是得四千人土著之兵也土著之四千足以當徵發之
四萬所以震懾夷酋致其來降也桓武此計出於坂上田村猶
趙克國屯田之議用於漢宣也

禎曰帝向者遣紀古佐美入間廣成池田真牧安倍墨繩等征
蝦夷軍無功而徒取敗衄所謂弟子輿尸者也後得坂上田村麻呂
以為將於是蝦夷聞風而懾服夷酋來降所謂長子帥師者也
將帥之寄至重豈唯閔三軍死生乎哉實國家安危之所係焉
故擇將不可不慎也易於師之九五言之所以示人君擇將之道
不可不慎其人也

民力帝嘉之立罷其役

青山延子曰古之人君所以廓大功業而開拓境
土者莫不由內有譽諤之臣以匡輔其德外有爪
牙之士以宣布其威也帝天資英邁內務興作
外事戎旅任用才雋文武稱職孰可替否則有藤
原緒嗣之徒折衝禦侮則有坂上田村麻呂之徒
故能一攘蝦夷而終無東顧之憂整營都城而永
建無疆之基觀其聰緒嗣之言立罷徭役可謂改
過不吝從諫如流者矣書云知人則哲又云好問

則裕帝既有知人之鑒又有納諫之美其所以
能成洪業而垂裕後昆者蓋以此歟

平城天皇大同四年春三月傳位於皇太弟太弟即
位是為嵯峨天皇尊前帝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修造
平城故宮弘仁元年遷而居焉最尚侍藥子常侍左
右點而多奸其兄藤原仲成恃勢驕恣陵侮王公母
託上皇旨干預政事藥子密謀使上皇踐祚已居后
位遂矯命將遷都於平城都下騷動帝怒收仲成下
詔暴白藥子罪杖奪其官位擯於官外上皇大怒徵

兵与漢子同輿而東下毛穎人詣京上寢帝命坂上
田村麻呂文屋綿麻呂將兵塞美濃要路又扼諸路
要害上皇不得進還宮薙髮仲成途為衛士所殺藥
子仰藥自殺

史論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
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下孰有
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懷邪之言欲奪已
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
蹤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

皇得志則立招禍亂衷祖德之天下必矣故帝
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奸慝以安祖宗之天下
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
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克暨不自而戮輦
轂肅清畿甸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清及叙萬
衆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
怛之誠烏能至此哉
禎曰上皇既禪位又欲奪之不義亦甚矣然亦
唯為懷邪惑而已帝若為天下慮則與大臣謀

速誅神成藥子以除君側之邪惡然後奉璽上
上皇謝罪避位棄天下猶脫蔽跣則善矣父子者
天倫之尤重者也以兵父子相爭則悖倫理亦大
矣。帝之英明而義理有所未盡惜哉

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賜皇子未為親王者姓源
朝臣皇子賜源姓者始于此

史論曰嵯峨諸子前為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
十八人可謂多矣據其賜源姓諸出身之
初一叙六位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

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為後世慮者至深遠矣

天皇好游幸多在嵯峨離宮有事則設空位於朝堂
令五位藏人居其側聽羣議以奏曰職事

禎曰天下之事一日萬機一事失理亂已兆矣是
以古之明王祇懼不敢寧居自朝至于日中是不
遑暇食其政之勤庶政如此苟上怠惰則下必慢
易庶事於是乎廢弛矣而上失威而權下移亦職
之由可不警懼乎今帝好遊幸設空位而使侍
臣代聽是非人君總萬機勤庶政之道也得無藤

氏專權之漸北於此乎。

弘仁十四年夏四月。天皇將傳位於皇太弟。右大臣藤原冬嗣曰。唯聖知聖。今陛下以萬機附聖人。天下幸甚。但比年豐稔不復。若一帝奉二尊。恐天下難堪。願待年復。然後傳位。未晚。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為天下賢君臨政。何憂年之未復。遂禪位於皇太弟。太弟固辭不許。明日奉表陳情。復辭又不許。遂受禪。即位。是為淳和天皇。立上皇子正良親王為皇太子。上皇欲立帝之所生恒世。固辭而止。

淳和天皇在位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太子立。是為仁明天皇。於是立淳和上皇之子恒貞親王為皇太子。上皇固辭之。天皇不聽。及上太上天皇之尊號。而又辭曰。天下多尊。百姓所苦。峻號崇名。非所樂也。再三辭之。天皇又不聽。

史論曰。嵯峨天皇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淳和帝者。帝之賢明。行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父之語。則正大洞達。絕無纖芥之嫌。及帝登極。上皇使立。

恒世王為嗣而帝固辭。延立仁明為儲貳。遂使上皇之統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洋洋乎其盛德哉。

禎曰。淳和帝固辭先皇之禪。不得已而後登極。上皇欲立其子為儲貳。亦固辭。立上皇之子以為太子。在位僅十一年。讓位於皇太子。遷居西院。其居崇高之位。如不敢安者。又觀其辭立其子。辭上尊號之類。恭謙遜遠。皆發乎真情。非敢涉矯飾者。庶幾乎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歟。此之

彼貪戀富貴。骨肉相爭者。固霄壤不啻也。如承歷朝善政。而不敢改。且其好學。令大學寮。學士討論紫宸殿。永以為例。亦可謂盛德之事矣。

仁明天皇承和元年。公卿表賀慶雲。勅報不受。略曰。百姓寧輯。風雨和調。即是瑞也。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繫於政事。賀瑞之言。後勿復奏。

禎曰。人主無學術。而徒信禍福也。於是乎人臣競獻祥瑞。以驕君心。君驕。臣諛。邪說益盛。而君惑益甚。未嘗不至於亂亡矣。是以明主必屏言祥瑞者。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右大臣藤原冬嗣奏請。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
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不拘以法律著績者。加寵爵。公卿有關。隨
即擢用。中納言良岑安世奏。今國守古刺史也。堪任者難多得。請
得一良守。宜令兼帶數國。得自選僚屬。其公解擇攝國中。殷草地
并給二字祿。然須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又請諸氏子孫咸入大學。
業足用量才授職。竝制可。

賴襄曰。我朝之有國司。猶漢之有二千石也。漢宣有言。與吾共治。民
其唯良二千石乎。漢有郡有國。國委之。其君相非二千石所能制也。
如我朝。一王與六十六人共治四海。其任之重。為如何哉。故藤原冬
嗣曰。妙簡廉能。任守介。其新除者。特賜引見。勸諭治方。著績者。
以補公卿之闕。良岑安世則曰。國司堪任者。難多得。得一良守。令
兼帶數國。擇殷草地。并給二字祿。先試之一國。明驗治否。皆有識
之言。非必按漢宣之故而與之暗合者矣。而淳和盡嘉納之。宜乎
其不墜。桓武中興之業也。當時宰輔多出於國守。皆若知兵
事。非亦其効乎。中世以後。則不然。公卿於其門地。下視國守。而疎
外之。一視貪廉。無所激勸。已或不見其面。況使人主引見之乎。况
擢以與已比肩乎。國守者。位賤官卑。祿薄。而任重者也。任重而
祿薄。則易漁於人。官卑位賤。則難望於君。君有以勸勉優裕
於法律之外。然後可以責其廉。而異才之士出焉。否則。是驅之
於貧也。所以中世以後。貪守常多也。

今帝以百姓輯寧風雨和調為瑞而知吉凶安
危之繫乎人事可謂明達不惑者矣史稱帝耽
經史通覽百家苟非學術之力何以能如此乎
承和元年正月癸丑天皇朝後太上天皇和於淳和
院太上天皇逢迎各於中庭拜舞乃共昇殿云云乙卯
天皇朝先太上天皇嵯峨亦御淳和院八月辛巳天皇
朝先太上天皇及太皇太后置酒於冷然院上奉白
玉卮伶官奏樂極歡而罷十月嵯峨院寢殿新成天
皇遣使奉獻以賀之二年正月天皇朝先太上天皇

及太皇太后於嵯峨院四月先太上天皇不豫中使
輪轉候起居七年二月甲戌夜雷雨遣中使左近衛
少將橘朝臣助繼於嵯峨院右近衛中將藤原朝臣
助於淳和院候先後太上天皇起居是後年々朝
上皇不悉記
嘉祥三年春正月天皇朝太皇太后於冷泉院奉大
后命階下乘輦而還初帝每朝必步是日太后欲觀
帝御輦之儀帝固辭太后不許帝諮之左右咸曰唯
命是從而可也於是帝至簾前北面而跪輦進帝猶
且步下殿沒階乃乘之左右皆嘆曰至尊敬親如此

夫孝自天子以達庶人誠哉有淚下者

禎曰。天皇朝。太上天皇者盛事也。而先是歷朝史不見。天皇朝。太上天皇及使人問其起居之文其事不可考也。至于嵯峨淳和兩上皇而年々朝之又遣中使時候其起居史必錄之而不略。嘉祥三年朝。太皇太后也。太后欲觀。帝階下乘輦之儀而。帝以為不敬固辭之。太后不聽而。帝猶不敢安問之左右而後始決其意至簾前而跪下殿而立輦其恭謹遜益於

溢

辭容之間者。千歲下使人肅然悛容嗚呼。帝孝順盛德於先皇有光矣。

承和七年夏五月。淳和上皇不豫。遺詔曰。予素不尚華飾。况擾耗人物乎。歛葬之具。一切從薄。葬畢釋哀。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觀。送葬宜用夜漏。追福之事皆須儉約云云。又曰。予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為崇。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為粉。散之山中。中納言藤原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彥皇子遺教。使散其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之事。非帝王

之所為我國自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若無宗廟。臣子何所仰。上皇報曰。予氣力綿憊。不能論決。卿等宜奏。嗟。越聖皇而受裁。癸未。上皇崩于淳和院。戊子。葬之。碎御骨為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禎曰。淳和上皇之遺詔。薄葬。且使碎其骨。以為粉。散之於地者。以為如此。而後不貽累於後人。不可謂非仁慈之心矣。然使臣子敢為此。不可忍之事。非所以教孝道於天下也。仁明帝之葬之。奉遺詔而不敢違。以為先皇之意。不可違也。其能

順親之意。則有之矣。然為人臣子而生。則致愛敬以事之。死則敢然碎其骨。豈其情之所能忍哉。○子寧違一時之命。當守萬世不易之禮。以為法於天下。○也。雖然。當此時。而上下滔滔。溺釋氏者久矣。釋氏死。而棄其形骸。投之於水火。而不復顧。使其子孫不牽情於形骸。天理人情。非復所論矣。則二帝之為此。亦不足怪也已。

承和九年。廢皇太子恒負。先是阿保親王密上書。嗟。太皇太后。告東宮。帶力伴健岑等。謀奉太子作亂。

帝當上皇遺詔之日。而宜陳臣子不忍之情。以微諷之也。縱令
上皇不聽。終不可為此不忍之事。以遺例於後世則

承和七年六月。旱疫。下詔罪已。減服御常膳。絕左右馬寮。秣穀傳作
役非要者。檢出冤獄。諸國灌溉。先貧後富。賑贖窮民。穀藥免畿
內七道。承和二年。以往調庸未進者。除東海。東山。山陽。驛戶。租三
年。詔下大雨。

禎曰。帝遇旱疫。謹隨先朝例。罪已。賑恤百姓。詔下。即大雨。比之
彼。每值災眚。必度僧。轉經。造佛像。營堂塔之類。其德之廣大。為
如何哉。實惠之所施。無人人不悅服。天地豈無感應乎哉。

大后使藤原良房奏之遣兵收健岑及其黨與太子懼請辭位帝曰健岑凶逆不關太子宜勿介懷會上避暑冷然院太子從焉適有飛書告健岑教太子謀反事帝遂信之乃捕東宮僚屬廢太子遷之淳和院流健岑于隱岐坐事貶竄者數十人太子幼岐疑能讀經史頗屬文才慧日進深達世故自以為身非冢嫡而居儲宮二上皇晏駕之後禍機難測乃今春澄善繩作表冀效大伯劉彊以避賢路不許至是廢黜朝野悲之但馬權守橘逸勢以黨健岑被執鞠問不

服改姓非人減死流于伊豆

青山延于曰。嵯峨帝舍其子而立。淳和帝。淳和帝亦舍其子而立。仁明帝其所為一出於至公而毫無私天下之心。仁明帝之立恒負可謂善體。二帝之意者也。然而一旦聽讒遂廢太子愧于。二帝多矣。蓋恒負之立出於。嵯峨上皇之意。故。上皇未崩人無間之。及。上皇崩藤原氏之徒欲立其出逐構陷之庸詎知健岑之反。非諛諛之徒。媒藥以成其罪哉。橘逸勢不服其罪。

亦足以明其誣也。而帝竟不悟。使太子負冤而
諛夫得志。可慨也夫。

承和十年七月。修嵯峨太上皇周忌齋會。有司奏曰。
周忌齋日。在七月十五日壬寅。謹按舊章。至行凶事。
三公本命日。猶且避之。况於聖上本命乎。帝以寅伏
請上皇忌日。易以十四日辛丑。詔公卿議之。中納言
源信參議源弘曰。上皇遺詔。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
忌。又言送葬。勿過三日。若三日內有寅日。豈可避之
乎。藤原良房曰。遺詔勿拘俗事。蓋謂鄉曲所忌碎事。

非指朝家行來舊章。乃停壬寅。取辛丑。

藤井臧曰。凶日不行吉禮。或有之。子卯不樂之類
是也。未聞吉日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者。明主
之所不取也。漢時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
怪之。曰。民瘼農桑。遠來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為政
之意乎。遂蠲其制。今每值壬上大。臣之命辰忌行
凶事。何其拘乎。况因禁忌而輒移易。先帝祥
忌之日乎。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也。抑此禁也。一旦
出。宦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歷代率由之舊章。源信

賴襄曰。仁明生。文德出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
攝政。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之。四日而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伴攝之獄
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攝為不軌矣。而不可信也。至其曰。二上皇登
遐。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廢太子矣。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
明引以為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
九月。立為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為太政大臣。帶劔上殿。其明年。文德大而
髻。黜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車。不可復說矣。

賴襄曰。仁明生。文德出藤原氏。生十四而淳和崩。又二年。嵯峨不豫。罷
攝政。右大將以藤原良房代。嵯峨崩。翌日葬之。其明伴橘之獄
起。噫。何其速也。據獄詞所傳。則伴橘並不。良房者新太子之母。皇
避太子不得安。則當時之情已廢太子矣。良房者新太子之母之兄也。故仁
明引以為之羽翼。又納良房女於東宮。帝崩。文德立之月。清和生。生而
六月。立為太子。七年而超拜良房為太政大臣。帶劔上殿。其明年。文德大而
髻。靴之。天子立。外祖攝政焉。亦何速也。而後王室之車。不可復說矣。

弘之言固當矣。良房以為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讀之卑陋可知矣。
巖垣松苗曰。忌日。即終身之喪也。而避本命。易忌日。謂諛之言。獲罪名。教不鮮矣。如信弘二公。可謂知禮信道者也。

嘉祥三年夏四月。文德天皇即位。冬十一月。立惟仁親王為皇太子。
永井定宗曰。親王生而僅九月。立為太子。當此時。惟喬既四歲。固宜立矣。而立惟仁者。以其為攝政。

良房之外孫故也。天皇雖欲立惟喬。豈能得乎。而釋師鍊謂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鬪。藝勝者得位。乃賄竟馬相撲。惟喬有力士名虎。惟仁有力士名善雄。名虎替力甚強。惟仁使僧惠亮祈善雄乃得勝。於是惟仁立為儲。貳行長之記亦載此事。然名虎之死。已在惟仁未生之前。則其虛誕可知。唯是浮屠夸說其祈驗。而後人吠虛傳訛耳。豈足信哉。
禎曰。當是時。外戚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後年權歸藤氏。皇威漸衰之機。既見於

禎曰。良房以外戚攝政。威權甚重。天皇立太子。有不出於其意者焉。文德崩。清和以幼冲繼大位。權全歸外祖。後世藤氏專權。皇威漸衰之機。實顯於此矣。

此矣。

藤原高房魁梧多力。性無拘忌。天長中。任美濃介。威恩並施。盜賊不入境。部內有古塘。決壞。可蓄水。相傳有神。犯觸者死。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悔。率士人築治。大便灌溉。民被其利。又席田郡有妖巫。一邑皆其徒。誑惑吏民者。數十年。高房悉追捕之。國內清寧。歷任備後。肥後。越前。三國。皆著治績。

禎曰。大凡人不學。則暗義理。於鬼神幽冥之際。尤不能無惑也。巫祝僧徒。因以禍福利害之說。盡其

心。雖高才之士。為之惑往。貽害於國家者。有之矣。如高房之追捕妖巫。與西門豹之事。略相類。斷然不惑乎世俗神鬼之說。非明達之士。其能如此哉。宜所在皆著政績。嗚呼。為人上者。如何可無義理之學耶。

文德天皇天安元年二月。改元。因賜爵養老。賑窮民。表節義。詔曰。赦先聖所禁。數赦則害政云云。

禎曰。古人有言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本邦自釋教盛

行以赦罪為美事。聖武孝讓，數大赦天下，無歲無之也。自此之後，歷朝相襲，有事則大赦，蓋其意以為恩逮有罪，仁政之大者也。吁嗟！是似仁而非仁，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帝以數赦為政之害，其見卓矣。

清和天皇貞觀四年春，地震，夏四月大雨，詔使參議以上論政事得失。右大臣藤原良相表薦辨官及諸國司，有循良名者及明經秀才，得試及第者，及凡諸僧、綱、曾經八省講師、通教、女、諸者，同上意見。伊豫守豐前王奏：諸王給服，徒費無紀，極請以見在為額，不聽。過數奏可。

藤井減曰：大臣所以報國，莫先於薦賢。設非得賢才，國其有善

治哉。藤公無懈于此，最為得大臣之體。其所薦之數人，其賢亦可知矣。

賴襄曰：自清和之外祖攝政以來，每歲霖雨地震。九年之間，日十二食，所以致之不待識者而知也。至此詔朝臣論政事，而藤原良相又表薦外官及諸生，下及僧綱，可謂廣開言路矣。而纔得伊豫守一言，所言裁減諸王支給而已。噫！當時天下之弊事，舍此無可言乎。王室之運日消，外家之勢日長，如漢之爵五侯，黃霸四塞之時也。使一言及此，饒不能救，猶足警戚黨之心矣。乃助之為虐，何哉。豐前王非亦係宗籍者乎。推其所為，心不過以此媚藤氏，冀昇進耳。雖然，當時皆知求言之為虛文，其所言非切要之事，故史無所載。獨載此言者，蓋外家得此喜以為剪削宗室之資耳。

積曰。帝下詔而來言可謂知為君之艱矣。良相
一書言得人之義亦可謂得告人主之要矣。

貞觀六年春二月帝幸大政大臣藤原良房之第良
房命工奏樂使文人賦詩又使山城守紀今守率郡
司百姓為耕耘之事使帝觀之以知農事之勞
永井定宗曰食惟民所天農惟為政本故人君克
知稼穡之勞而後可以崇儉戒奢省賦薄稅而天
下蒙撫弭之化無不然則長富貴恣奢侈國用不
足而海內衰耗自古而皆然也今帝踐祚於
穰

之內不識民事之艱故良房行耕田之禮使
知農事欲帝之不流奢侈也是則周公恐成王
不知稼穡之難艱而驕逸作書以戒之之意也
謂良相哉

貞觀八年春三月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二樓初
大納言伴善男與左大臣源信有隙至是善男與子
中庸等燒應天門誣信所為右大臣藤原良相欲案
信撰政為奏直其誣既而事發覺使參議南淵年名
藤原良繩鞫善男拘中庸於左衛門府論數善男中

庸及同謀者紀豐城等當斬詔減死一等流善男于
伊豆中庸于隱岐豐城于安房豐城兄夏井亦連坐
配于土佐

禎曰。聖王之政。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其善善長而
惡惡短如此。若夫罪及三族。暴秦之苛政。何足法
焉。如紀夏井。為吏循良。政績夙著。縱有罪。亦當宥
之以風勵吏治也。而今連坐于其弟之事。無罪而
流竄。不亦可憫乎。當是時。良房相。帝而為政。其
失典刑。亦甚矣。

紀夏井。初為讚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百姓相率詣
闕請留。更留二年。黎庶殷富。郡邑作義倉。四十餘。及
去。贈遺甚多。一無所受。後守於肥後。坐於其弟豐城
之事。謫於土佐。及去。肥後吏民遮路號哭如喪父母。
途過讚岐。男女老幼。相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声不
斷。及至土佐山澤所在。采藥救民。多得效驗。
禎曰。夏井之治。郡國多造義倉。以濟民窮。約又具
清潔公廉。贈遺一無所受。皆可以為後世治民者
之法矣。宜民之愛之如慕父母也。如其居母喪。三

年哀毀過禮。最見具至性矣。

貞觀十六年十月。大政官奏。沙彌教豐善福。於丹波國。舩井郡。率濫僧四十餘人。殺勸學院使日奉全吉。支解其體。行火燒民屋二家。燒殺一女。下刑部省。令覆案。並當斬刑。石見國人若杖部豐見。鬪歐殺人。當絞刑。勅宜減死一等。並處流。

禎曰。當此時。朝廷篤信佛教。政尚慈惠。弔仁以降。不斷死刑久矣。律殺人者死。是以每有殺人者。刑官擬罪。則勅旨必宥之。減一等。以處流。今教豐等。

福等。姦暴如此。然尚寬宥之。慈則慈矣。其如典刑何。無罪者則死。有罪者生。何慈於有罪者。而不慈於無罪者耶。且聖王之政。戮一人而懲千萬人。刑法明而民不犯罪。於是乎仁慈之所被者廣矣。今罪之至重者。枉從寬典。何以懲不軌哉。數世之後。輦轂下。盜賊橫行。白日殺人。南都北嶺之僧徒。暴戾橫肆。朝廷不能制其漸。無乃啓於此乎。

貞觀十八年冬十一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帝性寬明。仁恕好讀書。傳鷹犬之娛。未嘗留意後世。言治者咸。

稱真觀帝尤深信佛法既遜位居清和院常御菜蔬
遂斷聲色後落髮歷覽名山谷寺還御丹波水尾山
寺其後不復御酒酢鹽豉苦修備至元慶四年崩于
圓覺寺

史論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鼓而
牢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為常屈萬乘之尊歸依三
寶列朝比之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終未至
三十遂去天位授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其果
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氏抖擻勤苦

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
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真觀之政世之所
稱而藤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青山延子曰甚哉浮屠氏之為禍也帝以天子
之尊身為沙門之行春秋未盛至去位而不顧其
後宇多華山脫屣萬乘捨身佛寺未必不由
帝之作俑也蓋帝之崇信釋氏同軌梁武幸而
寶祚未衰金甌無缺終免梁武之禍然真觀以後
外戚顯政權柄下移皇室不振職之由安知承平

之亂。不_レ胚胎_ニ于此_ニ哉。

光孝天皇。初為親王。渤海使王文矩。見其在諸王中。竊告人曰。此皇子。有至貴之相。必登大位。又有宗直者。給事於潛邸之時。其兄仲直善相戒之曰。皇子貴不可言。汝善事之。陽成帝年稍長。狂昏日甚。太政大臣藤原基經。欲行廢立。求宗室宜立者。詣諸皇子。見之。諸皇子皆裝飾。見之。獨親王坐。敞簾中。筵席毀壞。見基經。容止自若。基經服其度量。又嘗見親王於太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度。至是請陽成帝遜位。基經

與羣臣定策迎親王立之。

史論曰。荀况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也。王文矩及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攝政基經。察見帝於大饗之坐。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帝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舉廢典。而以庶孽為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託。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庶績猶有不能熙洽者。惜哉。仁和三三年。宇多天皇即位。詔萬機巨細。皆關白於太

政大臣基經。基經懇乞歸政。不許。詔曰。社稷之臣。非朕臣。宜以阿衡之任。為卿任。尤大辨橘。廣相所草也。或告基經曰。公豈罷政乎。阿衡位高而不預事。基經曰。然則吾閑人而已。命放厩馬。四年春二月。賜關白基經封戶。准三后。基經奏曰。前詔曰。宜以阿衡之任。為汝任。臣不知阿衡之任。心竊持疑。近聞博士議。阿衡無職掌。苟無職事。則崇高可知。以臣擬之。非所克堪。然居無職掌之地。固臣之素志也。帝大驚。勅喻曰。本政大臣。援立先帝。保護朕躬。功大德高。不媿伊霍。

去年下詔。關白萬機。而堅執間退之志。夫歷代明王。猶藉宰輔。矧朕小子。輔導是賴。而廣相草詔。殊失本意。朕欲庶政必先。詔稟于公。而卑拱仰成。基經乃奉詔。

林恕曰。忠仁公之輔主。昭宣公之廢立。可謂社稷之臣。譬諸伊霍。亦不可過乎。然世權之久。王道之陵夷。兆於此。則不免營私家之罪哉。 禎曰。昭宣公歷事四朝。在職鎮密。以才望稱。陽成帝狂暴。公廢之。擇菡德而立。光孝帝世稱其。

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
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為人臣而懷私以
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

寬平八年冬十月太宰府奏卿雲見公卿表賀以為政和德至之報詔曰朕即
位九載水旱疫癘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
耻卿等亦可耻勿為虛賀

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為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為人所惑 帝以頻
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為可耻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
卿雲之賀而不敢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
故能擇賢而貽後嗣寬平遺誠曰右大將菅原朝臣鴻儒也又深達政事朕選為博士多受
諫正仍不次登用云云非獨朕之忠臣新君之功臣也其功不可忘云云何以能然乎哉

人主之規範矣

宇多天皇一歲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管原
道真從容言於帝曰今年鳥獸犯何辜乎帝慙而罷
醜酣天皇數幸神泉苑宴于乾臨閣道真諫之帝遂
止

藤井臧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
訓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
舜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教虐且舜之
不為慢遊教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
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由是觀

功以比之伊霍。然今察其心迹，猶是不免貪權固寵之意。如之何得比之伊霍哉？為人臣而懷私以事其上，要君以威權，其罪不亦大乎？

寬平八年冬十月，太宰府奏卿雲見公卿表賀，以為政和德至之報。詔曰：朕即位九載，水旱疫癘，兵興盜起，政和德至之言，可以偷置齒牙乎？君臣一體也。朕耻卿等亦可耻，勿為虛賀。

禎曰：明者自視明，是以不為人所昏；庸人自視昏，是以為人罔惑。帝以頻年水旱疫癘，兵興盜起，知政和德至之言為可耻，可謂自視明矣。是以能屏卿雲之賀，而不敢惑於佞諛之言也。唯其自視明，是以其觀人亦明矣。亦能諄垂訓誡，以示後嗣，非明主而何以能然乎哉？

人主之規範矣。

宇多天皇，一歲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管原道真從容言於帝曰：今年鳥獸犯何辜乎？帝慙而罷醞。醞天皇數幸神泉苑，宴于乾臨閣。道真諫之，帝遂止。

藤井臧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訓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舜，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教虐。且舜之不為慢遊教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由是觀

之雖舜不可不誠况成王乎况
宇多醍醐帝乎
是哉管公之箴其逸遊也

醍醐帝時風俗趨奢侈衣服競華麗帝患之為立制
限而犯禁者衆左大臣藤原時平與帝密謀自著鮮
服侍側帝伴怒召職事曰朕近禁奢侈而左大臣身
長百僚首敗國禁大臣奉勳豈宜如此因勅歸家時
平惶懼屏去隨身徒步歸私第閉門謝客月餘被省
自是奢風頓改

史論曰醍醐帝禁奢侈不由其道而于時乎密謀

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為不誠則
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他日時乎陷道真之術
宜其售也

昌泰三年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上明年辛酉
革命議時右大臣菅原道真權勢甚盛清行勸之退
避道真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辛酉運當變
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為誰人引
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教幽微難以推察人間
云為足知亮惟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

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道真不從。遂遭貶謫。

青山延子曰。貞觀以後。藤原氏顯權。而天子拱默受制。紀綱陵遲。宇多帝英明。有見于此。登庸菅原道真。委以水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而張王室之勢矣。然帝一旦去位。而道真亦以讒去。藤原氏之權滋盛。而不可復收矣。由此觀之道真之去就。實係國家之興衰。豈得以一身之故。去位哉。蓋道

真之於君也。盡誠竭節。死而後已。不爾螻蟻奮臂。黃雀張口。伺隙其後。道真豈不之知哉。然以其身任天下之重。受禍而弗辭。斯其所以為忠也。而論者譏其不去位。以為闇事機。非至論也。

禎曰。管公三上表辭。右大臣今讀其文。其慮鬼瞰之禍。銷骨之毀。亦已深矣。而帝不許。於是予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雖有善博士之告戒。不復納用。其甘心讒口。受禍而弗辭。亦可知矣。

延喜三年春二月。太宰權帥前右大臣管原道真薨。

于筑紫。道真在筑紫三年。閉門不出。一室說文墨自遣。雖謫居無膠。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本年今夜待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

巖垣彥明曰。世傳管公遠竄。實非其罪。公不勝憤惋。及薨。為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可信者也。夫驕泰怨尤者。小人之常情。已管公。不然矣。凡事君者。致身竭也。固其分也。以寵辱易操。庸人猶或不忍為。而况賢者乎。蓋公在

字

多朝也。以命世之才。得聖主之遇。位至三台。職兼文武。人臣之榮。既極矣。而公益肅恭。未嘗有以專權聞也。及醍醐即位。諛人乘間。榮惑主聰。遂致廢黜。時命適然。然公學究天人。識明窮通。何怨尤之有。且余嘗讀公在西海所作詩。深致尊君之意。絕無怫鬱之言。足以徵寵辱不易操也。余故曰。管公決不然矣。其謂憤惋訴天者。無乃以小人腹量君子心乎。若夫風雷水火之變。則天或警戒朝廷。已。管公何預焉。

頑曰。世人憫管公之無罪。而惡時平管根等之譏
構也。於是子謗鬮怪說紛。子興一時浮說固雖
不足信。然亦可以見公之德業。能信服當世人心
之一端矣。

延喜十四年。詔公卿言事。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
事。條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抑兼并。勵學生。省
舞妓。慎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
修津池。其上表大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祖統薄。
風俗厚。時漸澆漓。賦歛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

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上自公卿。下
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
遇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
二佛寺。名曰國分寺。罄民田。糜公稅。桓武帝遷都者
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房寢
麗美。宴樂飲淫。府帑空竭。徵求無藝。貞觀中。應天門
及大極殿並災。修復甚年。費亦夥矣。當今之時。國家
之經入。非往昔十分之一也。寬平中。臣為備中守。管
內有途麻呂鄉。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

天平中課丁總有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耳。今訪諸彼地官吏。則曰無有一丁。衰弊之速如此。一鄉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先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今百官嬭御。及權貴子弟。服食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之衣。破終身之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入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檢非違使。糾之。然上常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國之道。得賢為先。得賢之

方。學校為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次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城河內之田。一千八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欠多。請依舊復之。其慎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為大。昔臯陶以大賢為理官。帝舜猶誡之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

徒略曰。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之輩也。又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積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門。心如屠兒。况又聚為羣盜。竊鑄錢貨。伏望追捕彼僧。悉令返進度牒。還附本役。其他數條。皆切時政。

藤井臧曰。清行所奏。皆良深切矣。而於奢侈刑憲二者。則從之與否。今不得知也。至於加學生之食料。禁僧徒之濫惡。則不見聰明矣。何以知之。學校之廢。僧兵之亂。皆此後滋甚焉。且緇侶察己業。專

力。兵術。怒則逼於禁闕。抗於武門。悖逆爭鬪。靡所不至。至使承保帝曰。朕之不能制者。鴨水之漲。山僧之暴耳。南都北嶺。三井根末。乃其泉白也。若早圖而壞其泉。白奪其兵器。教之導之。以還良民。何以貽禍於後世。惜哉。封事之不見取也。

青山延千曰。弘仁以來。名公鉅卿。上疏言時務者。不知凡幾。然剗切痛快。未有若清行封事者。真可謂經世有用之才矣。使帝盡用其言。延喜之治。豈特止此哉。夫以清行之才。遇帝。而猶不得盡

其蘊況叔世之士。事庸主而欲展其才用。不亦難乎。

醍醐天皇慈仁愛民。寒夜親脫御衣。以想察民間凍餒。又每見羣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嚴恪人難盡言。故朕常溫顏色。以待諫者。

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舉延喜之治。為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為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為盛德。此致治之本。

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己咨詢。容納讜言。制作禮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

青山延子曰。天下之患。莫甚於壅蔽。蓋人君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所視不過垣墻。而所與居者。非婦人女子。則奄豎頑童而已。而左右前後。亦莫非佞諛之徒。入君日與之共居。粗逢迎承順。而不聞君子之讜言。適聽逆耳之言。輒然以怒。不以為狂。則以為愚。故下有姦臣而弗知。百姓怨嗟而弗聞。

賴襄曰。清行此時。年已七十矣。而位不過四。位官不過儒門常格。既而纔得參議。未幾而沒。嗚呼。此人也。而不知用。則延喜之政。亦非空名無實者邪。向使寬平不早起位。與管公并用焉。以盡其才。則可以收興復之實效矣。吾不獨為此人情。為王家惜也。

禎曰。自藤氏專權。搢紳貴門地。皆官公超選。既為藤氏所忌。不能終其大用焉。自此之後。公卿世官。雖有後才異能之士。不得復超選。清行之不能用於時。蓋亦為此故也。

老臣專政。胥吏弄權。威福之柄。下移而弗悟。釀亂胎禍。而恬然以為天下久安。萬世無虞。而不知危亡之憂已逼且夕。此古今壅蔽之常患也。賢君知其然。故親忠直而遠佞諛。開言路而決壅蔽。所與居者。莫非謇諤匡弼之臣。聽以天下之耳。視以天下之目。故能持盈而不溢。居高而不危。此其所以長保富貴而社稷鞏固無土崩之患也。帝初雖聽讒邪之言而逐忠臣。後深自懲艾。開言路。進忠直。虛己受諫。謇諤之言。惟恐不聞。此延喜之治。所以為後世之稱首也。後之人君。苟以帝為師。安有壅蔽之患哉。

延長元年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夏四月立太子之子慶賴為皇太子三年夏皇太子慶賴薨冬立皇子寬明為皇太子故太子保明同母弟也

賴襄曰帝自貶菅原相公而藤原氏之勢倍盛其立國儲舍長子克明而立保明以其基經外孫時平外姪馬爾猶之可也及保明天更立其子其子亦殤而立其同母弟帝多皇子當是時言其長則有代明言其賢則有重明有兼明皆舍不立而必立相家所出何也非憚之哉是所謂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時平既沒又以其弟忠平執政託以八歲天子以臨制如彼之天下如之何其不亂也延喜之時稱太平數舉宴樂召集文士歌頌鬱起而水旱疾疫民不聊生盜賊充斥閭里雖有經理之政徒行於近而不周於遠也天慶之亂蓋已釀於延喜之朝矣

禎曰古之言治者必稱貞觀延喜當是時文華有餘而仁慈之澤厚矣此其所以稱盛治也雖然剛武不足而乾德有闕紀綱漸弛而威福下移此其朝延衰亂之機

漸趨

南北於此時也

國史纂論卷之四

長門山縣禎編

朱雀天皇。天慶二年冬。平將門反。陷下野上野。略武藏相模。建都下總猿島。僭號稱新皇。三年春正月。以參議藤原忠文為征東大將軍。討之。官軍未至。常陸掾平貞盛率兵偵將門之不意。與下野押領使藤原秀鄉共襲之。將門蒼黃出。距大敗。貞盛秀鄉乘勝攻之。將門單騎突陣。貞盛射而斃之。傳首京師。黨與皆伏誅。秀鄉以功叙從四位下。貞盛叙從五位下。初貞

盛嘗詣吏部王實會將門過其門從騎甚盛貞盛入謂王曰憾臣少從者不克殺凶豎遺他日國家患及忠文未討請朝率其家衆與秀鄉戮力攻之遂誅將門初將門之反秀鄉欲與之往候之將門方梳髮邊喜出迎髮不遑理既而饌至對食將門下筋飯迸落汚袴輒自拂拭秀鄉大失望以為輕躁無量不足濟大事遂從貞盛共討將門

頑曰貞盛秀鄉共討將門而有功朝廷同賞其功世並稱其忠勇而無甲乙然察其心則國有黑白

之分矣初貞盛察將門有關廟之心當其天反而既抱誅逆除害之志唯以勢不敵未果其志耳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乘勝攻之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而從貞盛以與成其功是見勢以為進退者而非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俱反是固逆賊已其不免天討必矣如之何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然據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

之分矣。貞盛察將門有闕鬪之心，欲誅之以除其志。非一日。是以將門之反也。先官軍而襲其虛，乘勝攻之。是以速成其功矣。秀鄉則初欲與將門之反，及其觀將門輕率，不足與濟事，而後去。而從貞盛，以與成其功，是見勢以為進退者，而非變逆以歸正者也。儻使將門足與濟事，則秀鄉亦必與之俱反。是固逆賊已如之何，得與貞盛同以忠勇並稱哉。然據東鑑則曰：初將門之反，秀鄉陽請為門客，以候其動靜。馬田見將門輕躁，即量器而矢其不足濟也。因與貞盛世討之。成其功，果如所察也。也。以秀鄉誅將門之功，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與貞盛並稱，而無甲乙觀之，則東鑑之說，或得其實歟。

帝之為政專尚寬仁。議者以為過寬。滕原忠平嘗從容言及之。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曰。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史論曰。暨乎帝世。長鯨短狐。東西煽亂。檀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人心。而反有烽燧之虞。天將生螽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綱紀而振頽俗乎。禎曰。臯陶稱舜德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孔子曰。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君道尚寬。固矣。然寬之失。或縱。於是亦不可不濟之。以嚴也。秦平之久。人情縱肆。庶事易廢弛焉。故易大有之九五曰。威如吉。人君用威嚴。使人畏懼戒備。而後可以永保吉也。故子產亦曰。濟寬以猛。蓋人君為政。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後可以圖治於永久也。若寬之過。而至縱肆。則亦不可不戒矣。先是。列朝相承。寬仁為政。人情狃安。事漸縱肆。殆將崩衰頽之機矣。當此時。宜正綱紀。嚴法制。以振頽俗也。而帝專以寬。

仁為尚者。恐非得時中者矣。
村上天皇。天曆三年。使大江朝綱。橘直幹。菅原文時。
大江維時等。選古今詩。命小野道風。書之屏風。巨勢
公忠。畫其像。

天曆五年。置和歌所。以左近衛少將藤原伊尹為別
當。命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
等。撰和歌集。

天德四年春三月。御清涼殿。闕歌。謂之歌合。禁中歌
合始此。

應和二年。帝幸朱雀院。召文臣四十人。獻詩親試。
帝嘗遊冷泉院。以花光水上浮為題。命管原文時作
序。及采輿將還。漸成獻之。帝使藤原雅材讀之。停駕
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凌色。誰謂花
不語。輕漾激兮影動唇之句。帝大感賞。再開盛宴。以
到天明。

禎曰。帝深好詩歌。常玩心於翰墨。風月之間。播
紳承化。競事辭藻。詞藝之盛。前古莫及也。雖然。又
過之弊。常易柔懦。上柔下慢。於是乎異民作矣。及

帝世而皇居官府。連罹災。輦轂下。盜賊橫行。數入禁內。放火宮闕。而莫之能制。時俗之柔懦。政事之寬縱。亦可想也。中古之盛治。雖以延喜。天曆為稱首。然文柔之政。豈得無北衰弱之機。或大抵昇平之久。俗日趨文華。文華之弊。流衰弱。於是平上威衰。而權下移。亂之至矣。蓋亂亡之機。既兆盛治之時。其端固非一。有國家者。可不常恐懼脩省。剴治於未亂。圖存於未亡耶。

天德元年春。設內宴。命群臣賦詩。帝作先成。頗自負。及管原文時詩成。帝以為絕唱。因命文時評其優劣。文時曰。聖製固優。帝強問。文時曰。臣作實上。聖製一等。乃遜帝益歎賞。

青山延平曰。帝王之學。本諸躬行。而措諸國家。此教化之所以行。而治道之所以盛也。後世帝王徒事文辭之末技。而脩身平心之學。置而不講。此教化之所以不行。而治道之所以衰也。帝以英邁之資。留意文學。其施設亦有可觀者。然其所好不出於絺章繪句。風雲月露之外。至乃與文人才子。

竟優劣較短長其累帝德也不亦大乎
是咸冬有少辨管原文時上封事其一請禁奢侈略
曰俗之凋衰原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
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會富同寬其製官
途締交之設窮海陸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絞羅
而觀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資待曰上之所為人
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瘢瘡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餓與癘是人之所惡然尚如是朝廷實能惡
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其請停賣官略曰量能

授官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而
任則謂之謂其方今任授之道非不正黜陟之規非
不明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為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
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孝明
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
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開邸賣官皇綱
遂紊王業乃衰歷訪漢家之典略考皇朝之記亦有
賣官而敦俗鬻職而安民者矣若憂國用每事必行
儉約儉約能行貨財何之利欲之情自減正廉之路

漸開其三請不廢鴻臚館懷遠人勵文士略曰鴻臚館者為外賓所置也頃年所司不能修造漸將荒廢若使歸化之國慕德之人聞之或謂君恩薄或謂國用乏加之故事蕃客朝時饗之餞之必使賓主鬪筆因茲詞人才士心期對蕃漢競文藻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伏望深圖遠慮勿廢此館然則遐方不離心文士無倦業

藤井臧曰清行文時封事並以禁奢侈為第一策而文時所說殊覺切實請停賣官論中引漢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之事曰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亦說得好至於請修鴻臚館則為詞人文士謀者居多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此觀之則文時請鴻臚不如清行請給大學生徒之食料也二子之學異同可見永井定宗曰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為出故取之有藝用之有節人君若驕侈不量出納之數取之

不以其道用之無節則財用常不足於是乎橫歛暴賦左起細民饑寒至售妻鬻子矣故人主立政之本在禁侈節用也宜哉文時之封事以禁奢侈為第一策唯惜帝之不能納用矣

康保四年夏五月冷泉帝村上帝即位九月立皇弟守平親王為皇太弟初帝在東宮多病村上帝憂之欲立為平親王村上帝第三子為嗣然以其婚源氏憚藤原氏而不果立及將崩謂大臣藤原實賴曰朕欲立為平然勢不得立卿意必在守平也至是實賴遂援立之

青山延于曰甚矣外戚之盛也為平帝之所鍾愛而圓融之兄也兄弟之序宜立而藤原實賴以其婚源氏忌之遂立圓融帝以帝之英明尚為權戚所掣肘况庸昏之主欲不為之所制豈可得乎

安和元年詔以村上帝忌月廢五月五日節青山延于曰禮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故忌日廢朝徹樂所以重遠慎終之意也

禎曰藤原氏之意欲子為后孫為天子而躬為外祖以專威福世以此意相承天下之權柄全在其手矣天子不能少有所違拂束手而聽從而已然猶守名分未敢顯然逐其迹焉君子若誅其心則豈能免為逆節哉

未聞以下忌月廢朝者自孝謙帝以聖武帝忌月廢端午節淳和帝又以太后忌月廢三月村上帝又以醍醐帝忌月廢重陽節帝又廢端午節夫文武帝始置七節以為行禮講武之日非若蹈歌曲宴一時遊戲之比不宜以忌月廢之而歷世因循不革此失禮之大者也
禎曰古者有忌日而無忌月其有忌月者出於後世俗論也唐王方慶曰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蓋禮文之所不載固不足取焉而朝廷以此廢禮節豈可

冷泉帝在位三年安和二年秋八月傳位皇太弟融帝至三條帝寬弘八年而崩稱冷泉院禎曰宇多帝以降天子崩不上謚冷泉帝以後不復稱天皇以院稱之而名號輕及藤原兼家號法興院人臣院號亦始于此至於後世不復知院號之為尊士庶混淆稱之也夫天皇名號之尊雖攝關公卿孰敢犯之而況士庶乎故名號正而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君子不敢以名與器假人禮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乎今名號輕而

下易僭踰。皇室衰替之漸。是亦足觀其一端矣。
藤原兼通與其弟兼家不協兼通長女。皇子為圓融帝女御。既而立為皇后。
時弟兼家長女超子為上皇冷女御。又欲使次女詮
子侍帝。兼通忿然曰。我女既為中宮。而彼又欲進其
女子。由是嫌隙滋甚。及超子生皇子。兼通益不悅。白
帝曰。兼家奉院皇子。僥倖非冀。恐不利於陛下。宜先
革擯。斥之。右大臣藤原賴忠與兼通善。兼通欲薦之。
代下已。乃使左大臣源兼明解職。以賴忠任之。及病革。
門者通曰。公弟大將來。扶起而待。兼家過其門而不

入。直朝參。兼通大怒。力疾詣朝。時兼家以為兼通已
死。欲速奏代之。既在上前。見兼通愕避。兼通色色甚
惡。乃奏曰。臣今將終。願一行除目。請以賴忠為関白。
通兼兼奪兼家官。以從弟濟時代之。奏畢。便歸第。而薨。
史論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
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
忠為関白。因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閑散之地。而授
大將於濟時。若搜囊中物。此與唐盧從史得昭義
第。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

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為。群從子弟。皆以榮達貴顯為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奔競之風。傷化壞俗。可勝浩歎哉。
禎曰。甚矣哉。兼通兄弟之營私也。終身之所汲。唯不過貪一己之富貴權寵。君臣之義。親親之道。蕩然掃地。悲哉。

永觀二年。秋八月。華山帝即位。冬十二月。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諫為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為任。廣德之戒。樓船。終就其安。朱雲之折

殿檻。永令無理。國之將興也。上下聚唇。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忘家為國。面折尺諫者。是朕之所願也。叔向有言。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靜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諸國五位以上。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為儒士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
永井定宗曰。人君欲以一人之目。見天下之廣。以一人之耳。聽萬物之衆。雖聖智之君。不能也。况於庸主子。宜哉。帝即位之初。使群臣獻封事。以陳

天下之情。可謂知為君之道矣。或曰。帝廣問天下。欲隨民情而為治。似知君道。然未幾淫女色。為一婦人忘神器之重。是知治道而不行治道者也。夫知而不行。猶不知也。曰然。如此則。帝非無過也。然按曰。史。帝歲僅十七。以天下之秀色。傾之。豈得不為之惑乎。群卿諫之於其始。而戒履霜之漸。則不使。帝至如斯之甚矣。惜哉。朝廷之無諫臣也。

青山延平曰。英傑之主。廣求讜言。務決壅蔽。故言

路曰。開賢才曰進。昏庸之主。聰明自恃。惡聞其過。故言路曰塞。夾邪曰進。此治亂之所由分也。冷泉以後。皇室陵遲。政歸后族。天子唯垂拱仰成而已。自非英傑之主。不能剛決果斷。抑其權勢。而收其威柄。華山踐祚。初首求讜言。庶幾有為。然是時權戚伺間。逞其欺詐。剛明之主。猶莫能為。况於庸主乎。求言之詔。竟為文具。惜哉。禎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厲精求治者多矣。及在位漸久。而情勝欲肆。漸生怠惰。是以克其終者鮮。

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其然乎。

寬和二年六月。帝遜位入華山寺。落髮為僧。初帝即

位。藤原義懷以外男之親。干預朝政。藤原兼家疾之。

欲令帝早讓位。其子道兼探知其意。多方為計。會

帝寵姬恠子女弘徽殿。帝悼念不已。頗有厭棄塵

累之心。道兼與僧嚴久。開說佛經。勸去位。帝遂決

意。夜與道兼潛出宮。時月色方明。帝少猶豫。道兼

趣曰。劍璽已奉東宮。即一糸帝其母。事不可復止。既

而有雲翳。月。帝曰。我願成。乃至華山元慶寺。義懷及

藤原惟成。追至披剃為僧。道兼給帝曰。暫歸。辭父母。

乃去。不來。帝始悟。為其所賣。帝性有巧思。宮室器翫。

創意出奇。又好和歌。親撰拾遺集。

史論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

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荼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

瘠。之不相干。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最

有甚焉。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繼以誅心

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

青山延于曰。自古人君。留意昏兩翫好。未有不亡

國敗家者也。宋徽宗之好畧畫元順帝之製作器
翫初意出奇可謂才藝絕倫而至社稷顛覆國家
為墟莫之悟也。帝天資絕巧才調有餘而不知
為政下所賣子曰。既勿是志益帝之陰身雖惑

永延二年攝政藤原兼家營二條京極第成大宴朝臣東宮大進源
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賓客宴集之盛前此所未有

賴家曰攝政兼家之落其第也大宴朝臣源賴光贈馬三十匹以頒
賓客世傳以為宴集盛事夫賴光時為東宮大進其職小也其祿
薄也而有馬三十匹何哉使當時公卿有真天下國家者可不加之
意乎蓋公卿大夫以恬熙為務媮衣甘食漁色鬪歌而捕盜討賊之事
委之武臣世官者曰是賤事耳而不省地方兵馬之富漸歸其手他日
平治延久之勢息然已胚胎於此

君莫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
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大戊以桑
穀而昌高宗以响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
反諸己祈禳禱禮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
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
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
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
丁寧告戒如此而未嘗聞修省之事但付諸執事
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

國敗象者也。宋徽宗之好畚畫元順帝之製作器
翫初意出奇可謂才藝絕倫而至社稷顛覆國家
為墟莫之悟也。帝天資絕巧才調有餘而不知
為茲邪所賣。畚曰翫物喪志。蓋帝之捨身雖惑
溺使然亦由喪志故也。可不戒哉。

一茶帝寬弘三年夏四月客星見南方五月修仁王
百講於大極殿讀經大內七日四年夏六月有大流
星七月修仁王會禳星變

青山延子白災異者天之所以警戒人君古之明

君莫不恐懼脩省以答天譴故災異自消而君德
加修焉。堯以洪水而聖湯以大旱而王。大戊以桑
穀而昌高宗以响雉而興。後世人君不知責諸身
反諸己祈禳禱禮以冀苟免所以天變頻見而君
德愈亂也。帝之在位也三日並見大風洪水無
歲無之。四罹祝融至神鏡成灰天地之變孰有大
於此者乎。當是之時后族專政勢過人主而天之
丁寧告戒如此而未嘗聞修省之事。但付諸祝
之讀經而已。其侮天戒不亦甚哉。嗚呼神鏡焚而

帝祚衰。室劍沈。而王室傾。陵夷之漸。職此之由。可不哀哉。可不畏哉。

比隆之禎曰。當此時。紀綱大紊。皇威不振。而朝廷搢紳。曰。競文華。藤原專權。徒事驕奢。君臣怡然。不復以天下為憂。天災地變。徒託之於佛家。祈禳王室。欲不

趨衰。亂得正。

一條帝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源經信。藤原公任。源俊賢。藤原行成。以才藝稱。世稱四納言。而當時閨閣之秀。有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和泉式部。伊

勢大輔之流。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不愧延喜入曆之世。

禎曰。帝謂得人一事。不愧延喜天曆。而其所得。蓋非房杜姚宋之才。亦唯建安七子之流耳。觀其時諸公所作之文。皆儷偶華縟。詩亦纖巧。絕無氣骨。亦猶其人也。而閨閣嫵媚之流。創其間。一代文柔之弊。視之延天之時。亦為滋甚矣。而以得人。亦自負。豈帝王之所尚哉。

後一條帝寬仁元年秋八月。皇太子明彥辭位。立敦

良親王^弟母為皇太弟^初三條帝之禪位也。關白道長欲立敦良為上^中儲貳。三條帝不聽。遂立敦明^{三條子}。其立非道長之意。及法皇^{三條帝}崩在廷。臣僚皆與道長無起居東宮者。東宮僚屬亦懷顧慮。不敢供其職。門庭寂然。太子益不樂。遂有遜位之志。召道長子能信告以其意。能信往告道長。道長大喜。即白太后傳詔允其所請。賜號曰小一條院。準上皇。道長既令太子遜位。欲慰安其心。乃進女寬子以為其妃。青山延子曰。甚哉道長之專也。既逼^{三條帝}令

遜其位。以擁其外孫^{一條帝}。又立敦明為之儲貳。以悅^{三條帝}之意。及一旦升遐。陵土未乾。又奪其位。以立其外孫。天子拱默。以受其制。陵替至是。可勝歎哉。

永承六年。以源賴義為陸奥守。兼鎮守府將軍。討奥賊安部賴時。奥人聞賴義威名。望風懾服。賴時亦不戰而降。後賴時復叛。賴義與之戰。賴時中流矢而死。其子負任。聚殘兵守河崎城。先是賴義任滿。以藤原良經拜陸奥守。以賊未平。辭不赴任。乃復命賴義鎮

之以源齊賴為出羽守共討負任齊賴遷延無討賊之心於是負任益得微劫掠人民

禎曰當此時廷臣怯懦大率如此皇室何以復能振哉衰亂既極天下為武人之有勢不得不然矣唯賴義自其父祖以武名顯至是討與賊而有功子孫亦能繼武功而不墜威名東國之士多委質為之臣僕者其後世強盛成天下之霸業亦有故也夫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置記錄所帝親聽政帝性剛明

自在諸王時每嘆臣強君弱居東宮二十三年好學脩習國家故事及即位每抑藤氏之權於是賴通託老病恒居宇治莊教通雖在相位備負而已以源師房為右大臣尋用大江匡房二人皆稱賢才帝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在位四年以多病讓位皇太子明年崩壽四十一

史論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類連體根據於朝廷矣而帝躬統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已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康平五年。以源賴義招致出羽首清原武則。得兵萬餘。進攻賊小松柁。拔之。負任來戰。武則曰。賊不固守。困而出戰。是我利也。連戰破之。乘勝衝其巢窟。終斬首任。傳首京師。詔叙賴義正四位下。為伊豫守。武則從五位下。為鎮守府將軍。賴義以餘黨未平。猶留陸奧。七年春。以降虜。至京師。敕放之。伊豫。賴義請賞。陸奧。役將士有功者。朝議久不決。

賴義曰。昔者元魏之衰。羽林騎焚張彝第。而魏主不問。高歡觀之。謂天下之事可知矣。婦敬財。結士。我長曆天喜之間。有類於此者。延曆寺僧徒。抗訴迫。關白賴通第。打破其門。已而放火。高陽院。夫賴通之名位。不翅張彝也。而僧徒非羽林之比。天下之事。為何如哉。後興福寺徒。又攻大和守源賴親之館。而朝議流賴親於土佐。不亦甚於不問乎。而陸奧之酋。侵蝕六郡。不奉貢賦。源賴義以國守討之。借出羽酋之力。總能平之。朝廷遣代人而兵。民服賴義。不奉其號令。賴義以獨力。經紀二國十餘年。及奏捷。為將士請賞格。朝議久不決。其後賴義子義家。再平陸奧之亂。而朝議以為私鬪。又不與賞。典非源氏父子。以私恩。撫綏之。則東國豪傑。寧能恬然哉。高歡以其意。結納之而已。我朝則驅而歸之。其手。我朝紀綱之廢。甚於元魏。而源氏父子。智勇固過於高歡。異日源氏坐奪朝權者。決於此矣。朝廷公卿。方以声色歌詠為事。而血戈汗馬之勞。委之邊鄙。之吏。又不肯償其勞。而欲偃然長託於其上。是天道所不與也。大凡治安之久。上者亢而不下。下者滯而不上。上下之間。痞病不通。而天下覆矣。下者反制其上。上者反制於下。必然之勢也。當是之時。英雄俊傑之士。多生於下。而上者皆猥瑣頑鈍無耻之人。是之謂氣運之變。故其勢不得不反覆也。噫。可不懼哉。

後三條帝之在儲位也。僧成尊嘗問。殿下拜北斗乎。曰。每日一拜。非敢祈踐祚也。而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於不忠。因每拜悔過。成尊感泣。

賴襄曰。帝十歲為皇太弟。三十五即位。在位五年而崩。藤原賴通嘆以為我邦之不幸信矣。史稱。帝剛健嚴明。是固然。然不知其剛明之本。在於誠正也。夫苟不誠不正乎。則所謂剛者。有息。而明者有蔽焉。帝之在諸宮也。或念即位欲云云。輒拜北斗。以悔其過。夫以帝之明達。傍觀朝政二十餘年。其切齒扼腕者。何限。而自敬言其不是。嗚呼。其心足以質天地。而信宗廟。蓋不以天位為樂。而以億兆為憂。是故一旦即位。痛自節儉。勤勞機務。不敢逸豫。而行之以其剛與明。以令天下。雖藤原氏之盤踞。倔強。歷世難制者。畏憚自戢。俯就我取者。由是道也。嘗奪大臣之權。收新置莊園。置記錄所。親數其是非。皆不便於彼者。而彼莫敢阻。詰何哉。是天下之正也。非帝之私也。唐裴度語。其君治方。鎮之道曰。處置得當。以服其心而已。今帝所處置。亦足服藤原氏之心。不然。聞其崩殂。何不相慶幸。而嘆嗟如此。

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頌。帝德而細。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而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禎曰。興歷世衰弱之風。抑外戚專權之威。振政教。革舊弊。自非剛毅英明之主。則不能也。而帝性以剛明。國在儲位年久。通習世故。及其即位而斷然。有志於一新舊習。可謂中興之時矣。而天不假之年。在位僅四年。以病讓位。尋崩。繼之以白河昏

惑。中興之業不能遂矣。嗚呼。皇室之不振。非一日。其不復興。豈非天邪。

白河帝深信佛教。自書金字大藏經。受法華經玄義文句止觀等於僧某某。屢幸法勝寺。使千僧讀經。其慶金字大藏經教。遭雨停之。帝怒。以為兩有罪。乃盛兩而下獄。時人謂之囚兩。凡帝終世。四幸高野。八幸熊野。所慶畫佛五千四百七十餘幅。丈六佛像一百二十七軀。等身佛像三千一百五十軀。三尺以下佛像二千九百三十餘軀。七寶塔二十一基。小塔四十

四萬六千六百餘基。嚴禁天下殺生。停式條所載諸國貢魚。雖殿上臺盤。如六齋日。屢事營造。國用凋喪。巖垣松苗。曰。國亂則殺傷人命。不可勝計。其慘勝屠宰鳥獸。萬。是故人君明明德於天下。仁義之澤。及海之內。外。則億兆臣民。沐浴昇平之化。帝力於我。勝佛菩薩遠矣。若夫日舉之饌。味魚飛走。何足稱罪。在昔僧道昌。對淳和上皇。曰。庖宰之罪。帝王最甚。釋氏常謂其教廣大。然其所視。多在微小耳。

禎曰。信佛益甚。而國勢益衰弱。寵僧益盛。而僧徒益橫逆。建塔造寺。益多。而國用益凋弊。吾未見信佛之有益於國家。而人主深信之。以為之無上功德。卓無量福利。抑何昏惑也。至如白河帝。不悟佛之無靈。而以為有罪。下諸獄。則愚惑之蔽。一至此。而其慢天。不亦大乎。堙河帝。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常踈。而近民獨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天下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應德三年冬十一月立皇子善仁親王為皇太子即日讓位上尊號曰太上
天皇後雍髮嘉保二年稱法皇帝剛斷政自已出相門斂手頗有後三條風
烈然愛憎任意興作不止國用耗竭納財者任國司至有父子三四人
竝任者既遜位猶在院中聽政刑賞皆出其意

賴襄曰往時相家之後藤洞弊公私毒被天下然民猶曰是其相所為
也非天子所知也至白河收復其權政由已出則被天下者皆其毒也
怨之所歸不在彼而在此也當相家專權曰賄賂公行而已至帝之

臨政納財者得國司至父子三四人共宰一國則其民何罪乎不翅此
也背父遺詔舍其二弟而立堀河堀河崩又立五歲之鳥羽猶可
也鳥羽總弱冠而又奪之以與五歲之崇德故鳥羽又尤而

倣之奪以予三歲之近衛以速天下之亂遂致其後有八歲之天
子與五歲之上皇亂局有已哉相家之幼弱之外孫資其專權云
爾天子而何苦為此乎夫宗廟之所託生民之所仰而以襁褓嬰記為

之是之謂以天位為戲是戲也則天下誰肯敬戴之故至使天下武夫
健將視天子如木偶土梗視朝政如塵飯土羹者皆其自取也

禎曰白河帝遜位而聽政於院中鳥羽倣之後白河又倣之於
是紀綱大紊是非顛倒終失天下之大權矣蓋其始徵相門專權欲

取其權而不得其道者也故古之明王擇賢而任之不敢自用百官
稱其職垂拱而天下治矣夫天下之廣機務之夥豈一人智慮之所
能周及哉而欲必統之於己固不可也况愛憎任意處置失當乎宜
哉時勢反覆天下之大權一去其手而不能復收矣

禎曰。大抵人主親近臣而疎遠宦。愛近民而遺遠民。其所日接。不過左右近習。其所日聞。唯是飲食宮室遊畋玩好之樂耳。天下之利害政事之得失。何以得聞知焉。是以聰明蔽塞。而上下否隔。權臣專利。而下民怨咨。國家之亂。職之由也。以此觀之。帝之言。可謂知為君之務矣。

一日宮女有白帝者。曰所聚某貪窶。將遁世。帝為愍然。乃敕僧良真修臨時禱。曰其修法日時。則他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為

兵衛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真既任其人。入請修法日時。帝曰。聞所聚某貪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以久。以既不可以官也。真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其祈禱。自有長日之修。良真感泣曰。何大法秘法。過此功德。况良真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之。史論曰。漢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魯曹劌。語莊公以弗從。孟子謂鄭子產。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聚某之貪窶。叢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

每人而悅之哉。

禎曰。堀河帝雖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決

上皇。則帝雖欲有為。而必有不如意者矣。然大

抵人主。無學術。則不知為政之大體。雖有恤民之

志。亦多止於小惠耳。

鳥羽帝元永元年春正月。立女御藤原璋子為中宮。

璋子大納言公實女。白河法皇取養於宮中。遂稱焉。

已而配帝。生崇德帝。帝以為非己子。以故不慈。

青山延于曰。白河帝不以禮義律其身。而惟薄

不修君德。有闕。遂使鳥羽帝不慈。其子而崇

德帝不孝其父。三綱廢。而五倫廢。保元之亂已。胎

于此禍。及數世而不已。至使天下生靈肝腦塗

地。何其慘也。嗚呼。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鳥羽上皇既遜位。納閑白忠實女。有寵。尊為皇后。最

後。納中納言藤原長實女。尤見寵幸。是為美福門院。

生體仁上皇。鍾愛之。永治元年冬十二月。崇德帝禪

位於皇太弟。體仁帝雅無去位之志。法皇欲立美福門

院所生。故速禪位。帝以為詔書宜稱皇太子。既而稱

皇太弟。帝駭曰。明日審議當否。法皇不聽。帝奉書。法皇中使相踵。薄暮始傳。劔重自是不相協。

頑曰。崇德帝方富春秋。未嘗有失德。而遽奪之位。近衛帝生而三歲。未足為天下之父母。而之為天子。上皇實溺私愛。而背父子之道。忘社稷之重。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國欲不亂得乎。

久安六年冬十二月。藤原忠通罷攝政。為閑白。仁平元年正月。九大臣賴長。內覽。太政官文書。賴長常與兄忠通不相能。兄弟相軋。猜忌日甚。其父忠實素愛

賴長。疏忠通。遂奪其所授朱器臺盤。以授賴長。為長者。至是又奪其職。授賴長。賴長博學多識。常以經濟自許。忠通工歌詩善書。賴長非之。曰。是小技。非經濟之學也。及為氏長者。益忌忠通。不復相通。

栗山愿曰。自藤氏之盛。男握朝柄。女配宸極。視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諸臣知不可。而佞首以為乖忤。相家禍且不測。後三條帝憂懷永圖。相門斂手。白河鳥羽亦奉其遺意。雖已去位。猶親機務。然恣淫匪彝。不能以貽謀。孫

子而思通賴長各逞利心經營私門徒欲朱器墨
盤之重於天下焉耳邦家休戚社稷存亡安然環
視而莫之恤兄弟相譖罷辱交軋卒之致王室陵
遲諸滕亦從而凋瘵矣可不戒哉
禎曰學不本諸心身而徒談經濟非管商功利之
術則為柔公年王安石禍天下之流賴長經濟之
學亦其類耳遂以亡其身可不戒乎
久壽二年秋七月近衛帝崩上皇崇德以為重仁親王
當承統重仁上皇第一子也眾亦屬意美福門院謂

上皇呪詛近衛帝故不欲立重仁乃勸法皇鶴立推
仁親王鶴羽子白忠通亦德通之雅仁登祚是為
後白河帝時稱四宮微而無聞至是朝野愕然九月
丁卯以皇子守仁後白河為親王即日立為皇太子
守仁幼失恃為美福門院所鞠是以美福門院勸帝
立之
栗山愿曰近衛帝法皇第八子崩年僅十七
後白河帝於倫次為四子長於近衛帝既十
二年矣昔顯宗以仁賢之讓弟而先兄不獲

已也。固非常經也。後白河在所當立耶。應及崇德之後。而不宜繼於近衛之後。皇嗣至重。天人不係焉。法皇不察天倫之叙。衆心之所嚮。而決之宮掖。一婦人之言。忠通以大。臣慙贊成。以阿順後宮。法皇之過。舉固已大矣。而忠通之罪。亦未知與賴長孰伯仲也。嗚呼。自毀之家。不復能禁人毀之。自伐之邦。不復能禁人伐之。當是時。屢下敕。諸道禁兵士。屬源平。可謂知所戒也。而不能秩叙彝倫。規正宮壺。則亦末耳。一朝晏駕。昆弟交讎。

假手外臣。恣毒骨肉。邑苑傳翼。饑鷹飽鼠。八柱傾。四維不張。大覲非望。西滅東起。怯恇萎靡。唯恐不能自拒。奚暇問其舊物之有無哉。

後白河帝保元元年。秋七月。鳥羽法皇崩。上皇入臨及門。右衛門權佐藤原惟方稱遺詔。拒而不納。上皇大恚而還。謂藤原賴長曰。以古揆今。孝德有皇子而承統者。天智也。淳和有皇子。而嗣位者。仁明也。華山先於一條。三條先於後朱雀。朕雖不德。先帝之長子。位忝萬衆。尊居上皇。皇統所繫。非重仁而誰。先帝捨

之。之。匪。文。匪。武。之。小。子。父。子。懷。憂。朝。野。失。望。朕。欲。乘。此。機。舉。大。義。公。意。何。如。賴。長。素。諂。事。上。皇。是。以。贊。成。其。事。謀。頗。泄。帝。使。下。野。守。源。義。朝。收。少。監。物。藤。原。光。貞。等。於。東。三。條。殿。鞠。之。時。上。皇。召。兵。道。路。騷。擾。救。義。朝。及。檢。非。違。使。源。義。康。警。衛。禁。內。遣。檢。非。違。使。平。舉。盛。源。季。實。平。惟。繁。等。于。近。畿。諸。路。捕。兵。士。齋。甲。入。京。者。上。皇。潛。入。居。白。河。宮。賴。長。間。行。赴。之。帝。告。急。美。福。門。院。門。院。矯。遺。詔。召。安。藝。守。平。清。盛。警。衛。禁。內。賴。曰。近。衛。後。白。河。之。立。雖。非。上。皇。意。然。其。父。

之所命。豈得違之哉。而待父沒而起兵。將奪其後。不義亦甚矣。如賴長則助成其不義者也。苟事上皇者。與從其不義而殞命於矢石之間。就戮於斧鉞之下。不若諫而死之愈也。而賴長以下從之者。皆圖其利。而徼幸萬一耳。後白河之於上皇。雖兄承其統。則祖也。舉兵而拒之。其罪亦大矣。速奉重而上之。遂其位可也。苟事之者。亦宜以死而諫之也。而閔白忠通輩。以與其弟賴長不相欲因事誅滅之。是以卒其兵討耳。當是時。三綱淪。

天理滅。君臣上下。各恣其利心。以致大亂。可勝歎哉。

上皇遣藤原教長。召源義朝。父前檢非違使。為義。為義辭曰。上以臣義家之後。為知兵者耶。然臣之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嚮禱男山神。告凶。又家藏八甲。夢為森風所飄。臣意甚患之。教長曰。夢固難信。故曰。夢幻泡影。且身為武將。說感夢狗忌。我不敢奏。宜親至宮。辭之。為義言屈。率子賴賢。賴仲。為成。為朝。為仲。至上皇宮。

栗山愿曰。上皇至讚岐。帝使人檢書庫。有一画。帝發視之。乃感夢記也。屢夢重祚。每夢必禱。上皇之夢。猶梁武乙卯之夢。其構兵。未必不為。夢所誤也。既不能安命。甲兵之務。雖吉夢累巨萬。祥其可保乎。源為義不克力陳大義。以諭教長。徒辭以晝寢。夜寐之所。髣髴。所以一為教長所屈。不能復對也。雖自知死於是役。分鎧。冒於諸子。而於義何所補也。為義陳策曰。臣所率兵。特寡。拒敵於此。非計也。非據。

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待坂東兵。兵若不至。則乘輿幸關東耳。賴長不從。賴長議戰略。為朝進曰。臣久在鎮西。屢復行陣。利在襲不備。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縱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乃取鳳輦。從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賴長曰。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邨巷私鬪哉。今兵未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為朝退曰。向兄曉兵機。今夜必來襲。吾屬為虜耳。青山延子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

也。使賴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復曰。為朝義朝之所策。如出一律。一則從。一則違。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諺曰。山人知山。舟人知舟。戰略唯當委之於武將也。而賴長自用。以取敗。亦可悲矣。其曰張堂堂之陣者。與宋襄所謂不難阻隘。不鼓不成列。同一迂回之論。適足以貽禍於後世矣。

帝使義朝清盛乘夜攻白河宮。義朝乘風縱火。宮中驛擾。兵大敗。上皇出至如意山。賴長奔亡。中流矢而死。於是帝勅檢非違使。焚上皇宮。鳥三條賴長第及

帝召義朝。朝策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帝喜。詔就勝。朝早。晨。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帝許。朝早升殿。

宇治撤橋則背甲賀山待坂東兵兵若不至則兼與
幸閑東耳賴長不從賴長議戰略為朝進曰臣久在
鎮西屢復行陣利在襲不備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縱
火三面要之一方縱兄義朝善戰臣一射斃之乃取
鳳輦從此地奉陛下於禁內則東方未明事已定矣
賴長曰兩帝爭國當張堂堂之陣豈同邨巷私鬪哉
今兵未集應待明日興福寺僧徒必來會為朝退曰
向兄曉兵機今夜必來襲吾屬為虜耳
青山延子曰古人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當是時

也。使賴長用為朝之策。未必不得志。而賴長不從。
平治之亂。源義平勸藤原信賴。要平清盛於安部
野。義平之言。固為奇策。使信賴用之。亦未必不得
志。而信賴不從。賴長信賴。剛愎自用。坐失機會。欲
不敗得乎。雖然。彼二子者。悖逆之臣。禍敗自取。何
足道哉。

帝乃使義朝清盛乘夜攻白河宮。義朝乘風縱火宮中
騷擾。兵大敗。上皇出至如意山。賴長奔亡。中流矢而
死。於是帝勅檢非違使焚上皇宮。

帝召義朝朝策
對曰取勝一舉莫
若夜攻帝喜詔戰
勝賜早服義朝
對曰武臣赴戰不
期生還臣請拜賜
而死亦止階
鳥在三條
鳥九

黨與十二家。上皇薙髮。至仁和寺。覺性親王不內。以狀聞。帝遣式部丞源重成衛之。尋遷于讚岐。帝用信西謀。定叛人。流竄皆以為免死。祝髮為僧者。受源為義平。忠正亦出降。忠正者清盛叔父也。清盛以為我殺之。則義朝當殺父。遂殺忠正。義朝固巧宥。父死。帝怒曰。清盛已誅忠正。義朝何辭。誅為義。義朝遂使鎌田正清殺為義。

永井定宗曰。昔應神帝欲舍長子大鷦鷯而立。季子稚郎子。帝崩。兄弟相讓。不登天位三年。稚

郎子患之。自殺。於是大鷦鷯始即位。仁德帝是也。古賢王重天倫。加斯矣。夫天下者。重器也。然較之父子兄弟。其輕如弊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今新院挾人欲之私。不顧父子兄弟之義。先帝崩。肌膚未寒。以甲兵爭奪。其祚當是時。忠通與賴長兄弟相軋。為義與義朝父子相角。清盛與忠正叔姪相攻。暴亂如此。神武以降。千八百餘年。未嘗之有也。自是而後。至于慶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臣子弑君。父備庶孽。

統親親相殘者不可勝計。本朝風俗之頽敗教化之亂壞實權輿于斯。

栗山愿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所在致死也已。義朝當勤王之日。不得不抗父。禍亂既平。其父歸我。豈有其子從而殺之之道哉。雖方君命。上俱就鼎鑊可也。源親房曰。子或克悖。父得而殺之。石碣是也。父雖無道。子得而殺之。未之聞也。名教之不振。皇道之所以淪墜。義朝不足言。信西執政事。所令如此。王室欲張而不可得也。

禎曰。詞華風流之弊既久。虛文盛而實德蔑矣。信佛崇僧之弊既極。骨肉恩薄而彝倫廢矣。彝倫既廢。天下無復人道。爭亂相踵。不亦宜乎。

戊午。斬家弘以下子弟黨共七十餘人。弘仁誅藤原仲成。後三百四十餘年。不用死刑。至是廷議以為死刑久廢。不當行之。諒闇信西竊奏曰。非悉誅之。恐生後患。故子弟黨共一無赦宥。時以為淫刑。庚申。詔遣尤史生中原師信于南都。癸亥。驗賴長墓。詔僧寬曉使重仁親王剃髮。癸亥。詔遠流賴長子兼長。師長隆長。

以下十三人

栗山愿曰。上宮太子作憲法。不比等著律令。而格式之書相繼成編。上尊重名器。下砥厲氣耻。刑不上士大夫。雖仁愛過厚之極。不能無萎靡姑息之弊。而比之繫相於獄。斬將於市之慘酷。則厚薄仁暴。豈啻霄壤哉。當是時。誅反側子。人以為淫刑者。其言出於過厚之餘。亦可見也。蓋信西博覽。或通申韓刑名之術。將以張威柄。而懲後人也。非敢擅殺戮也。然佯定竄流。實處死刑。烏在王者至誠大

公之政哉。何以保無後禍也。

八月。上皇抵讚岐松山。後從志度。鼓囿窮居僻遠。居常不聊。親刺血書五部大乘經。三年而成。平治元年。送之覺性法親王。請藏安樂壽院。覺性及忠通為奏。請帝不許而還之。法皇怒曰。叔姪交兵。兄弟相仇。自古有之。朕為懺悔。親書佛經。特修冥福。非為今生。而今且不許藏之。乃錯舌出血。每軸書曰。願為大魔王。惱亂天下。以五部大乘經。迴向惡道。自是不剃髮。剪爪。衣舊褐。戴長巾。切齒瞑目。慘悴骨立。長寬二年。秋。

八月崩于志度。

頑曰。當上皇之舉事也。帝既不能奉壘。遂其
位焉。不獲已而誅黨不義者。亦君側之務。既除則
已矣。事平之後。宜事上皇。而盡親親之道。猶
嶧滅帝之於平城。上皇也。而處之流竄。使上
皇忿恚以崩。亦何甚耶。吾邦古者。有以匪德廢天
位者。未聞流天子者。況子弟之於父兄乎。於是乎
帝之罪。將不容於天地間矣。

冬十月。復置記錄所。參決庶務。是歲。敕五畿七道。造

大內。白河帝以後。大內圯壞。朝儀廢缺。至是。信西用
事。奏帝修治之。於是信西日夜計畫。布算外間。殿堂
門廡。諸司八省。踰年而成。二年冬十月。徙御焉。

栗山愿曰。凡有邦家者。儀制雖備。宮室雖嚴。而不
能務乎自修。強於德教。則譬如魚之爛。外未見而
內先潰也。故有神武畏日之敬。而後可以底平。
定有仁德卑宮之儉。而後可以致富。庶有醜
翻脫御衣之仁。後三條拜北斗之孝。而後可以
制格式均升斗。置記錄所。帝之任信西。勵治如

此而變生。肘掖血流。禁署豈非不修德之過乎。

國史纂論卷之四終



